

哲學講演集

《哲學演講稿》增刊

內蒙古哲學學會



2 018 1943 4

哲学讲演集

肖 前 赵凤岐 陶德麟等



内蒙古哲学学会编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学习.....	肖 前 (1)
关于辩证法概念的历史演变和辩证法的研究对象问题	赵凤岐 (27)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问题的几点看法	陶德麟 (58)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几个问题.....	肖 前 (79)
相对与绝对的关系问题.....	赵凤岐 (91)
关于抽象和具体.....	赵凤岐 (102)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肖 前 (116)
认识论的对象、方法以及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关系	夏甄陶 (163)
作为认识论范畴的主体和客体的几个问题.....	齐振海 (190)
认识的发展阶段和知性理性问题.....	肖 前 (229)
谈谈认识论和思想路线的问题.....	李淮春 (245)
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实践一元论”.....	赵凤岐 (256)
关于真理论的几个问题.....	陈中立 (278)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几个问题.....	肖 前 (318)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历史唯物主义.....	李淮春 (353)
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王鹏令 (354)
改革与转型.....	陈良瑾 (368)
关于真理问题的答疑.....	陶德麟 (401)
几个问题的答疑.....	赵凤岐 (408)
后记.....	(41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学习

肖 前

大家都很清楚，自从三中全会以来，恢复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路线。在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日益走上了正规，全国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改革工作也正在蓬蓬勃勃地进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贯彻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当前的改革当中，阻力也很大，尤其是“左”的干扰还严重存在。因此，我们要真正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并用这条路线指导我们的改革工作，把各项工作做好，彻底清除“左”的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在思想理论上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才行。为此党中央近几年来一再提出各级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很必要的。

但是，谈到学哲学，有的同志会说从一九四九年我们建国以来，就一直是强调的，没有断过，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如此。既然过去已经学过了，那末为什么现在又强调要学习哲学，或者也可以说为什么要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学习？我觉得这确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的讲话首先就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再讲讲有关的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刚才讲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同志都学过了，并且就一些同志来说也许认为是学懂了。但是我们究竟学得如何呢？究

竟可不可说学懂了呢？我想仅仅指出一件事就可见其一斑。那就是我们虽然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是多年来却搞了“左”的一套东西！所以从这个事实看，我以为我们的学习虽然不能说没有成绩，但是应当说问题是很大的。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的学习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学习情况。那时候，林彪提出什么“活学活用”啦，什么“急用先学”啦，什么“立竿见影”啦，等等许多名堂，采取只学语录的方法，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搞得支离破碎，根本不成其体系。另外，又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革命性，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还有，林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什么，就那么几条，你能背会那几条就行了，鼓吹背语录，走捷径，提出了他的一套所谓学习方法。这些东西，那时是很盛行的，许多人也就是那么学习的。现在看来，这能叫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吗？不能，这是糟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败坏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本人就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所以，谁要是贪图便宜，搞什么走捷径，这种学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怎么能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呢？马克思主义是总结了人类全部科学的成果，总结了全部人类实践的经验，总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创立了这样的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因此，如果不下点功夫，企图用支离破碎的方法、背语录的方法，那是学不到手的。

这里我想着重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讲一讲。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是指导我们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这就是它的革命性。但是这种革命性应当怎样正确地理解呢？我认为这种革命性本身也包含着科学性。因为如果我们离开了科学性讲革命性，那本身就有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左”的一种表现。我们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表明，只图一时的痛快，完全用感情或激情办事，而不管也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只按主观愿望办事，从思想倾向上看就是一种“左”的思想，并且只能把事情办坏。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很强调科学性的，它的革命性是完全建立在科学性之上的，是二者的统一，而不是割裂。

大家知道，历史上的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受压迫、受剥削，过去曾经多次进行反抗、起来斗争，但是都没有成功。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所以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科学，十分重视自己的学说本身的科学性。

比如讲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强调它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好”，大家都已说惯了，严格说来并不能说什么社会主义都好，而只能讲科学社会主义好。当然，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都是指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以在文字上把它省掉了。但是在思想上我们却不能把“科学”二字省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里就有专门一章批判各种各样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等。封建的社会主义是借社会主义之名，来批判资本主义，想复辟封建主义，这是反动阶级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搞封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不科学的，恩格斯说，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阶级的不成熟的理论。这里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当时它还没有成熟，它对资产阶级不满，但对社会规律也没有认识。它的理论只是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愿望，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但是比较幼稚，带有空想的性质，并且按照它主张的途径也是无法实现的。不过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当时还起了积极的作用，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来源。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它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根据愿望和感情来办事，不是根据道德原则办事。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

能真正得到解放。

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整个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革命。这个革命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它第一次把哲学变成科学的论述。因为无产阶级要争得自己的解放，作为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也必须是科学。科学就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客观世界是什么，无产阶级就怎么讲；客观世界的规律是什么，无产阶级就按照它去办事。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究竟合不合实际，究竟符合不符合规律，那就要靠实践，用实践来检验一下。实践检验的结果与客观是符合的，证明我们的思想是科学的思想，那我们就踏实了，我们办的事就会成功。这就是科学的态度。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这样一条科学的路线。讲科学、讲科学性，这符合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说那当然是符合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谁要讲科学谁就全被说成“右倾”、“保守”、“不革命”或者别的什么，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绝对对立起来。实践证明那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把我们的事情完全办坏了。所以，这一点要纠正过来。其实，恩格斯早就讲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无产阶级不会害怕科学，而是欢迎科学，因为它的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一致的，所以它完全不用歪曲事实，掩盖事实，事情是什么它就讲什么，完全按事实办事。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恩格斯讲，什么是唯物主义呢？唯物主义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办事。毛泽东同志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也是这个意思，这既是革命性，也是科学性。因为我敢于面对事实，决不隐瞒事实，“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毛泽东同志还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

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树立一个科学的态度，老老实实的态度，不然的话，你是学不到什么哲学的。

邓小平同志一再提倡的“解放思想”，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你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要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按照客观事实来说话。邓小平同志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敢于面对现实，”这就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并不是可以胡说八道，那是对解放思想的歪曲。解放思想的含义是搞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不迷信什么东西。有些人担心解放思想会“过头”，那是不对的。实事求是不会有什么过头。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的学问，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学问，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从这里面来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以极其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就在这儿。

有人会说，照这样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学好就不难了，你说的这几条是容易办的，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什么学头呢？

我认为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一个很实际的世界，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世界。就以从实际出发而论，有些客观事物并不是把它的真象径直暴露在你的面前，它有很多现象、很多假象，把事实掩盖着的，因此，你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不那末容易了。马克思说，假如现象和本质是完全一致的话，那末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工作都会成为多余的了，这就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我们学哲学，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进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由于客观世界本身是非常复杂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一个有其相应的系统的严密的科学，我们只有把握了这一科学体系，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并去改造它。

我们要做到实事求是还必须懂得并学会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来看问题。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联系着的，而相互联系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辩证法学说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个观点，割断事物的联系，割断某一见解或某一原理之间的联系，那就要出问题。这方面我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句话对不对呢？大家会说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大家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武斗的时候，两派不是都挥动着红旗，高举着红宝书，高呼着这段话在那里互相残杀、打派仗吗？大家看，这句话在这儿对在哪里呢？它为什么东西服务了呢？是为全面内战、破坏团结、破坏建设、糟蹋社会主义服务了。是不是说毛泽东同志这句话本身也错了呢？当然不是。毛泽东同志在这句话的前面还有这层意思：“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了民族的解放”，然后才讲“下定决心……”。你把前头去掉？，脱离它的前后联系去引用，那就出大问题了，你也“下定决心”，他也“下定决心”，违背人民的利益，在那里胡闹！

从以上两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简单的，它有着丰富的内容，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严整体系，要学好它并不容易。我们不能割断它的联系用支离破碎的、断章取义的方法学习，而必须完整准确地去把握它。

但是，如果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学哲学的情况，那就不能不说有很多的问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搞“句句是真理”，搞“顶峰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变成了教条。这些东西在粉碎林彪、“四人帮”之后还阴魂不散。其实，只要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就知道没有什么“顶峰”。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实践经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总结的，因而理论也是不断地在发展着，这样，那里还有什么到顶的理论呢？而且到顶

之后，就该走下坡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它怎么会走下坡路？所以“顶峰论”的讲法是完全错误的。至于“句句是真理”的说法，更是不值一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讲过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因此，怎能说他们讲的话“句句是真理”呢？这在逻辑上讲也是说不通的。

再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系统地学。五十年代我们学哲学是学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后来加上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后又加了一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干部学哲学就学这四篇。现在看来，这种学习方法本身也是违背完整准确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的。退一步而论，如果说《实践论》、《矛盾论》还是哲学著作的话，那末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哲学著作、特别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学，那就问题比较大了。本来它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政治报告，报告本身是很精辟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报告是对已经学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人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讲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些，对于一点也没有学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来说，那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搞不明白。而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也没有专门介绍这些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所以，只学这篇文章，并且要把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教材来学，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就很难学好，就很难有一个系统的理解，而且这种学法也不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什么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他并不能真正弄明白。这样一来，你说他没有学，似乎与事实不符；但是若说学了，他只知道一些表皮的东西，只知道一些词句，其实并没有弄懂。结果只能跟着别人说，人家这么说，他也这么说；人家那么说，他也那么说，并无意见，只能跟着跑。

除了在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上存在问题而外，从我们学习的

实际效果来看？问题也是很大的。前几年在公审“四人帮”时，陈伯达自己讲，“文化大革命”是“发疯的年代。”这个话应当说是合乎那时的实际的。因此，在那样一个发疯的年代里，我们尽管学了哲学，可是究竟学到了没有，这是可想而知的。据我看来，大部分人是稀里糊涂的，没有学到多少。

可以举几个例子说一说。

大家知道，我们党的三中全会是开得成功的。为什么开得成功呢？因为在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就以很大的理论勇气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反对两个“凡是”，那时讲这个话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后来又展开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困难重重，许多人受到压制。当然这个讨论是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回想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话，从理论本身看，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发展呢？我看是一点也说不上的。因为它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常识，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原理。但是，为什么一个常识、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原理，在当时还要在全国讨论一番才能明白，才能被人们重新接受？仅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哲学究竟学到那里去了！确实到了吓人的程度！而由于我们经过讨论，终于弄明白了这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其伟大的作用？这里也可看出，真懂和假懂是不一样的。没有真正弄懂，哲学就不能起到它的作用。

再如一切从实际出发来说，这个问题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讲得很多，要人们从事实出发，而不要从原则、从定义出发。但我们那些时候却只是从原则、从语录、从教条出发，只知道引证、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怎么说，而对于事实就不管了。这当然也是错误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哲学究竟学得如何了。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里面的“实践”又应怎样理解呢？过去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本来毛泽东同志讲过，只有社会的

全部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列宁也讲，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出发，作为检验真理的准绳。如果仅凭个人经验或局部的不完整的实践，那就不行。例如老实人不吃亏这本来是个真理。但是如果仅仅从近十几年的实践中去看，就会发现不是这样了，因为这十几年来，老实人大都吃了亏，反倒不老实的人占了便宜。这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确是如此，例子那就太多了。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的全部实践去看，还是老实人不吃亏，“文革”中那些不老实的人，那“三种人”现在心里就有点“那个”了。康生过去很不老实，爬了上去，死的时候讣告写得很好，看来可以盖棺论定了，可是人民还是要跟他算帐，盖棺也不给他论定，而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你们看，不老实的人，到头来还是没有好下场！因此，就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也不是那末简单的，不然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里还需说明，通过实践检验真理，还与指导思想、理论修养、检验的手段有关。例如科学实验，你的实验手段不具备，或有毛病，那也检验不出来。由此可以看出，正确地、深入地理解这句话，还有许多问题要弄清楚。

再举一个例子。今天大家都在谈论改革，但是在改革中有一个问题好象还很难解决，这就是在经济工作中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是熟读《矛盾论》的。毛泽东同志讲，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那末如果大家接受毛主席的这个观点的话，毫无疑问就应当赞同经济的问题按经济规律办，行政的问题按行政的方法去办这个主张。但是现在却不行，工作做起来很难，许多人想不通，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可见，重新学习哲学，真正理解它，以便解决点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辩证法方面我再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也与我们当前的经济工作和改革有关。马克思曾讲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会打破世界上各个地方的那种封闭的局面，形成世界的统一市场。这里就反映了事物的联系性，从而

也要求我们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去看经济问题，不能孤立地看问题，不能闭关自守。原来的满清政府搞闭关自守，这样就不能不落后，鸦片战争被外国打败了，反弄得一个门户开放。今天，各国的经济活动相互往来比起一百多年前，那就更加密切了。我们的经济工作也必须适应这一点。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历史来看，它的生产是在不断地打破国内、国外的种种界限，从而才形成社会化的大生产的。而在此之前，社会的经济是那种自然的经济。我种棉花，我再纺纱、织布做成衣服，然后自己穿用，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而社会化的生产则与此完全不同。内蒙出的羊毛可以在北京加工，然后又在别的地方销售。所以，它的规模大，范围广，活力也大。资本主义就是靠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发展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中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这就是它是私人占有制的，因此，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造成它的尖锐矛盾，导致资本主义要灭亡。而社会主义就是要用公有制来解决这个矛盾，使生产的社会化同公有制协调起来。既然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实现了公有化，那就要大力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当代世界各国发展生产的共同途径。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却不注意研究并大力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而是搞了许多“小而全”、“大而全”的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省与省之间划地为牢，实际上是在搞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符合社会化的大生产吗？我看也不符合。现在，这些东西把我们自己搞得困难重重，有些地方要改，也很难改。这方面也是积重难返。本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可是我们实际上也违背了，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速度。

问题还不止这些。在辩证法方面，老百姓对我们是意见最大的。他们说：不怕共产党讲唯物主义，单怕你讲辩证法。因为他觉得你讲的辩证法没个准儿！你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反正

就是变嘛，这是怎么回事？辩证法果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辩证法是科学，绝不是胡说八道。但是由于过去我们许多人并没有学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自以为是学到了并在那里乱用，这就反而败坏了马克思哲学的名声，把辩证法变成了胡说八道的别名，变成了讲话不认帐的别名。有人不是到今天还讲，我昨天批你是对的，今天给你平反也是对的，并认为这是辩证法，这就是不认帐的典型！这样的状况还能再继续吗？我看是不能的。

由以上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不坐下来重新学习一番，看来实在是不行了。我们的水平确实不高，真正搞懂的人不多，能够用来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也还是少数，这种局面是亟待改变的。

中央一再号召，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系统地懂得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作出自己的努力，作出积极的回答。

二、关于对立统一规律问题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具体的哲学理论问题不能多讲，讲一个对立统一规律问题，然后再讲一下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问题。这两个问题，从哲学上看都很重要，而从当前的改革来看与这两个问题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是突出的问题，所以我简要地讲一讲。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我首先要指出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一规律。本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除了对立统一规律而外，还有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的范畴。但是，后来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不学了，只学《矛盾论》，只学对立统一规律。这个也不是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思想。《矛盾论》以及《实践论》）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讲辩证唯物主义的时侯所写的讲义里的两章，并不是全部内容。那时毛泽东同志

讲哲学也是注意全面地讲授的。一开头讲哲学上的两军对战，讲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讲了很多内容。接着讲辩证法，先讲《矛盾论》。但《矛盾论》讲完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他有很多事情要办，没有时间再讲了，因此就没有再讲别的规律以及那些范畴。但是他在计划里是要讲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还有各个范畴的。后来出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只收入了《矛盾论》、《实践论》，因为其他的内容他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东西。我们看了这“两论”，确实写得很精彩，以后就这样单独发表了。至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当然是要都学的，怎么能单独抽出来学这两篇？就拿《实践论》来说吧，我们知道实践是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相关的，《实践论》讲这个问题了没有？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它都没有讲。为什么？因为在前头的“两军对战”那一章中已经交待过了。所以，在《实践论》一开头就不再讲这些对初学者必不少的问题。因此，如果不学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就学习《实践论》，这种办法是不科学的，是断章取义的做法。

在对立统一规律上，长期以来实际上不是在讲“对立统一”而是只讲“对立”，只讲“斗争”。“四人帮”则只讲“斗”、“斗”“斗”。什么叫“斗争”？这个概念并没有弄明白。我说句怪话，“文革”中那个“斗争”是没有斗争的“斗争”。人们说你这是在怪说，整得那么凶你还说没有斗争？我说就是没有斗争。因为按斗争的本意它是讲的双方之间的“斗”，双方之间的“争”，有来有往才为“斗争”。我们当时的那个斗争是这样的吗？根本不是。那纯粹是糟踏人、整人，是诬蔑人，那有这样的“斗争”？你说他是特务，他不是特务，他要声明一下，你让吗？你说他是“内入党”，他本来不是，你让他说话吗？都不让。这就完全剥夺了一方说话的权利，只允许一方讲话，怎么能

算是“斗争”呢？大家知道西班牙有斗牛表演，你要斗牛，牛就要顶你，一来一往，争斗不已，这才叫“斗争”！如果你把那头牛捆的死死的，动也不让它动，然后随便整它，如果你自认为你就是“斗牛士”，那大概是没有什人欣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来就是通过争论而确立真理的意思。何谓“争论”？就是要有两方面说话，摆事实、讲道理，越说越明，越辩越清，这才是“斗争”。可以商量事情，可以见解不同，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这就是斗争。不一定是拔刀子动武器那才算斗争，而心平气和，讨论问题就不算斗争？斗争在阶级之间有，在生产中也会有。把斗争完全理解为整人，那是十分错误的。斗争也有甜蜜的斗争，一对年青人，一个要“五一”结婚，一个要“十一”结婚，这就是甜蜜的斗争，因为在要结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斗争的结果，无非是“五一”结婚，“十一”结婚，或者折中一下另找一个日子。这样的斗争怎么不是斗争？任何事情，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那就不叫斗争，因为你总不是吃饱了饭撑得不行，意见很一致也要来一个斗争！大家知道，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形形色色的，因此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必然也是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所以，对斗争这个概念不能作简单化的、片面的理解。

还有一种说法，讲只有斗争才能前进。这个说法也不对。应该是又斗争又统一事物才能前进。这一点《矛盾论》里讲得很清楚。许多事情你斗争了半天，如果认识和行动还不能统一，你怎么能前进！斗争也要有共同的愿望，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只有为了共同的愿望而斗争才能前进。这个共同的愿望就是统一性。没有这个统一性，没有共同的愿望，你连个会都开不起来，你同谁斗争，又怎能前进？就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从历史上看，许多时候正是安定秩序才能发展、才能前进。你一古脑只是“斗争”，社会乱得不行，还说要发展，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安定秩序，任何社会也无法前进。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往往只讲国家

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实国家又是用以调节阶级矛盾的产物。因为如果没有国家把这个阶级斗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里的话，一切都乱了，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整个生产就无法进行了，那怎么能行？所以，国家也管这个事。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不仅压迫无产阶级，它同样也管资产阶级，不让它搞得太过火，太刺激无产阶级的事，它也不让搞。不然无产阶级造反了，对资产阶级也没有好处。所以，资产阶级国家也要调节阶级矛盾，使它不搞得那末尖锐，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有一个安定的秩序，生产才能发展。当然，当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时，无产阶级就要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这就是社会革命。但是，这个革命也不是天天搞的，革命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的。列宁在讲到社会革命时，讲到了必须有革命危机的到来，如果没有，那是不能随便发动革命的，发动了也不可能成功。革命并不是闹儿戏。因此，任何社会，包括剥削阶级的社会，都需要有一定的安定局面，才能前进，才能发展。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要安定团结，因为据说安定团结就不能前进和发展，而主张越乱越好，搞全面内战更好，并且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前进、才能发展，那是很不正确的。我们那几年全面内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大家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发展，而是破坏，我们的多少珍贵的古代文物经过历次的战乱都没有破坏，可是在“文革”中都遭到了破坏！我们的国民经济呢？搞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的斗争也是前进吗？所以我们应当讲又斗争又统一才能使事物发展和前进。现在的这个安定团结局面，十分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一定要维护这种统一。

当然，现在我们搞改革，有些人想不通，也会有斗争。我们回避斗争，不斗争也不行。但是，千万记住不能把“文革”中的那种“斗争”搬出来，不能那样理解。因为反对或不赞成改革的，有的人也是想把现代化搞好，让大家都富裕起来，但是由于长